

公務出國報告

(出國類別：考察)

為籌辦「奇觀——東亞視野的十七世紀書畫藝術特展」赴日本考察

返國報告書

服務機關：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

出國人職稱：助理研究員

姓名：劉宇珍

出國地區：日本東京、大阪、京都、奈良、神戶、福岡

出國期間：106年11月9日—11月18日

報告日期：106年12月18日

公務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為籌辦「奇觀——東亞視野的十七世紀書畫藝術特展」赴日本考察返國報告書

頁數 19 含附件：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
國立故宮博物院/王姿雯/28812021ext. 2901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劉宇珍/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助理研究員/28812021*2570
出國類別：考察
出國期間：106年11月9日~11月18日
出國地區：日本東京、大阪、京都、奈良、神戶、福岡
報告日期：106年12月18日
分類號/日：

關鍵詞：十七世紀、東亞、書畫藝術、國際借展、日本收藏的中國書畫

摘要：

為籌辦「奇觀——東亞視野的十七世紀書畫藝術特展」，特於106年11月9日至18日前往日本考察相關作品與展覽，並拜訪公、私博物館策展人，以為日後辦展之準備。主要的參訪對象包括東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あこがれの明清絵画——日本が愛した中国絵画の名品たち」特展、泉屋博古館東京分館「典雅と奇想—明末清初の中国名画展」、及九州國立博物館「大航海時代の日本美術」等與十七世紀直接相關、現正展出的展覽。此外，亦參觀了京都國立博物館「開館120周年記念特別展覽會：國寶」、奈良國立博物館「第69回正倉院展」、神戶市立博物館「ボストン美術館の至宝展：東西の名品、珠玉のコレクション」等在日本堂皇推出的國寶展與名品巡迴展，還有其他日本各級博物館中關於中國書畫的優質常設展。藉此出訪與交流機會，獲得許多展覽規劃與展示的啟發，不虛此行。

目 次

壹、目的：	2
貳、過程：	2
參、心得：	17
肆、建議：	18

壹、目的：

此行旨在考察日本十七世紀書畫的收藏質量與策展趨勢，拜訪相關公、私博物館策展人，以為日後籌辦「奇觀——東亞視野的十七世紀書畫藝術特展」做準備。日本國內現正舉辦不少與十七世紀中國書畫直接相關的展覽，包括東京大學板倉聖哲教授所策劃的東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あこがれの明清絵画——日本が愛した中国絵画の名品たち」特展、與泉屋博古館東京分館「典雅と奇想—明末清初の中国名画展」，以及九州國立博物館推出的「大航海時代の日本美術」特展，皆為日後辦展之啟發。此行並拜會泉屋博古館京都本館管理中國書畫收藏的實方葉子女士、京都國立博物館吳孟晉研究員，並與「大航海時代の日本美術」策展人鷲頭桂女士、畑靖紀博士交換策展心得；盼日後若有借展需求，能獲得她/他們的支持。

貳、過程：

一、行程

日期	地點	工作項目
11/9 四	台北—東京	抵達東京 BR192 0730-11:15 /參觀東京國立博物館
11/10 五	東京	參觀靜嘉堂文庫美術館
11/11 六	東京—大阪	參訪泉屋博古館東京分館 /前往大阪
11/12 日	大阪—京都—大阪	參觀京都博物館
11/13 一	大阪—奈良—大阪	參觀奈良博物館
11/14 二	大阪—神戶—大阪	參觀神戶市立博物館
11/15 三	大阪—京都—大阪	參訪京都博物館、泉屋博古館
11/16 四	大阪—福岡	參觀大阪市立美術館 /往福岡
11/17 五	福岡	參訪九州國立博物館
11/18 六	福岡—台北	參觀福岡市立博物館 返台 BR101 19:00-20:40

二、工作紀要

11月9日

中午抵達東京。下午即赴東京國立博物館參觀其東洋館「中国書畫精華—日本人のまなざし（中國書畫精華——日本人的凝視）」。中國宋元繪畫對日本文化有巨大的影響，是眾所周知的事；而東博的策展人則將這些影響，視為是日人凝視簡擇下的結果。在這個視角下，名品不只是獨立存在的精品，而是與日人歷史、文化脈動息息相關的物件。故展覽選擇許多與日本禪門、茶會相關的作品。見到畫史名品傳石恪〈二祖調心圖〉，是一大驚喜。此外還展出的傳陳容〈五龍圖卷〉、傳任仁發筆〈葡萄垂架圖〉、李在〈山水圖〉，皆令人印象深刻。雖非宣傳浩大的展覽，其內容卻不可小覷。而這個以日人之「接受」為中心的策展思維，實貫串者此行所見與中國書畫相關的展覽。展覽中亦有十七世紀的書法作品，包括黃道周小楷〈孝經圖冊〉，與王鐸、倪元璐、張瑞圖的立軸書法作品。這些晚明個性派書家的作品，在日本遺留尤多，可做為日後借展參考。

11月10日

參觀靜嘉堂文庫美術館「あこがれの明清絵画——日本が愛した中国絵画の名品たち（心所嚮往の明清繪畫——受日本鍾愛的中國繪畫名品）」特展。此展覽由東京大學板倉聖哲教授策畫，同時期在泉屋博古館東京分館展示的「典雅と奇想—明末清初の中国名画展（典雅與奇想——明末清初の中國名畫展）」，亦是由他策展，故應合觀。靜嘉堂文庫美術館位置較為偏僻，費一番功夫才抵達。展出作品以靜嘉堂收藏為主，輔以少數其他個私人的收藏。展覽開宗明義便言及日人鑑賞中國繪畫的傳統，解釋「箱書」（書寫在收藏作品箱盒上的文字）、「折紙」（知名文化人士所寫的鑑定書）、「模本」、「題跋」等詞彙。並以十五世紀畫家張翬〈山水圖〉與其日本模本（十七世紀日本著名畫家狩野探幽所作）並排陳列，點出展覽的核心概念，即在呈現中國繪畫對於十七世紀日本畫壇與收藏界的重要性。這重要性反映在模本的製作、收藏的風尚、與名人的品題上。故展場多有原作與模本、與或稿本並陳之例，如沈南蘋〈老圃秋容〉與谷文晁畫派作的粉本，以及藍瑛〈秋景山水圖〉與谷文晁作的模本等。即使無法使兩者同時並列展出，亦以圖板輸出讓觀者理解其間的關係。這圍繞著「原作與其模本之傳衍」的視角，也觸及了版畫的領域，許多中國出版的木刻畫譜如《顧氏畫譜》，都可找到日本的模刻本、或是受其影響的樣稿。展出的十七世紀中國畫家趙左、李士達、張

瑞圖的作品，都是少見的精品，並引導觀眾注意晚明時期對於發亮材質如綾、金箋的喜好。其中一件丁雲鵬、盛茂燁合作的〈五百羅漢圖〉，原係成套廿四幅，現存僅十三幅，此為其中最近發表之一幅；第一次展出，十分難得。而展覽的說明文字不只言及畫面構成，更對作品的收藏脈絡有所交代。藏品彼此間透過收藏史、品鑑史相互連結，很有深度。可惜展廳內禁止拍照，故無任何展場內的圖像記錄。該展覽亦未出版圖錄，只有一本掌上型小手冊。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山下道路入口



靜嘉堂美術館展場入口



重要文化財 藍瑛（らんえい）「秋景山水図」
明時代・崇禎（すつてい）11年（1638）



重要文化財 谷文晁「藍瑛筆 秋景山水図模本」
江戸時代・18～19世紀

原作與模本並置之例（網路截圖 <http://www.seikado.or.jp/exhibition/constitution.html>）

11月11日

參訪泉屋博古館東京分館「典雅と奇想—明末清初の中国名画展（典雅與奇想—明末清初的中國名畫展）」，並與東京大學板倉聖哲教授晤面。板倉教授是東京兩個中國十七世紀相關展覽（靜嘉堂文庫美術館、泉屋博古館東京分館）的策展人。他指出這兩個展覽在重點上略有不同；在靜嘉堂者係 15 世紀至 19 世紀之前進入日本的中國書畫收藏，在泉屋博古館東京分館展出的則是十九世紀明治維新之後流入日本的中國書畫收藏。因民國初年中國藝壇興起一陣遺民書畫家的熱潮，與中國交往密切的日本收藏界，也感染了這股風氣，晚近流入日本的中國書畫，以石濤、八大山人之作品為多，故日本收藏的相關十七世紀作品極為精良。而薈萃於這個展覽的則是日本收藏的最精華，來自東京國立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大阪市立美術館，以及包括橋本收藏的私人收藏，還有泉屋博古館本身的收藏。在這裡看到了許多教科書上必定出現的大名品，如石溪〈報恩寺圖〉、石濤〈廬山觀瀑圖〉、〈黃山圖冊〉、〈黃山圖卷〉、八大山人〈安晚冊〉、以及弘仁的〈竹岸蘆浦圖〉與〈江山無盡圖〉。尤其是弘仁的兩件長卷作品，筆精墨妙、熠熠生輝，令人屏息。明末四僧這幾件讓人垂涎的大名品，全是泉屋博古館的收藏；本院由於承襲清宮收藏，藏品中的四僧作品不多，之後或可透過借展，以提供觀眾十七世紀畫史全貌。除了遺民畫家的作品，展場中亦陳列了正統派畫家之作，其中來自京都國立博物館的王原祁〈仿元四大家山水圖〉，同樣也是神采照人，過眼難忘。而展出的冊頁如〈安晚冊〉為經摺式推蓬裝，為保護畫作原有的物質狀態，館方不厭其煩，寧可日日翻頁，也不忍將之拆開。而晨間入場時，該館東京分館長野地耕一郎亦自發地以衛生紙揩拭稍有髒汙的玻璃牆面，深感日人之敬業小心。泉屋博古館的本館位於京都，東京分館向來多作為京都本館展覽的次一輪展示地；然此「典雅と奇想」展則是由東京分館與板倉教授聯手合作，於東京分館首展，日後再回京都展出，算是該館運作模式的新突破。

展廳內禁止拍照，故無任何展場內部的圖像記錄，但有出版展覽圖錄。



泉屋博古館外觀



展場中銘心絕品之一（網路截圖 <https://www.sen-oku.or.jp/tokyo/program/index.html>）

11月12日

參觀京都國立博物館「開館 120 周年紀念特別展覽會：國寶」特展第三期展覽。赴日之前，許多參觀過本年度京都國立博物館國寶展的朋友們便已警告其人潮之擁擠、排隊之熱烈，必定要有等待一小時以上的心理準備。果不其然，正式開館前三十分鐘到場，已經排到後側的花園裡，連最外側的大門都進不去。三十分鐘後終於進入大門，方得在展廳建築外側排隊；又不知過了多久，才真正進入展場。展場排隊重點是來自福岡市博物館的「漢委奴國王」金印，放在靠近三樓樓梯口處，故人龍可以沿著樓梯排下來，一人頂多只有不到半分鐘的時間觀看；更有一群沒排隊的人，搶在排隊人流在展櫃前的空檔一睹其貌。日人對金印的熱烈擁戴，令人吃驚。眾所周知，此物的象徵性意涵大過其視覺價值，然仍能吸引排隊人潮，正式教育課程裡的長期薰染，定扮演極大的催化作用。本院文物若能在國民教育中有所呈現，應更得到共鳴。

此展覽是全日本的國寶展，除了公立博物館中所收藏的國寶與重要古物，亦包含寺院中的雕刻與書畫精品，連琉球的國寶級文物都遠渡重洋而來，很有整個日本國的代表性。日本是亞洲各國中最早開始施行文物分級制度的國家，不只施及公家博物館與美術館，更希望能透過展品分級制度而對私家收藏文物有所規範，使文物不致在易手流轉間離開國境，且由一固定的團隊進行分級，故標準一致。國內現行制度只及於公家單位、每次由收藏單位提報、而由批批不同組成、不同專業的委員審查的方式，與日本不同。日本的制度，標準較一致，且無有避開私家收藏的現象，值得我國借鏡。

日本國寶與重要文化財中有不少中國文物，故展場中特別有一「中國」單元，然

除此之外，中國的書畫、陶瓷作品亦可見於「陶磁」單元，因這些文物都與伴隨著日本茶會而來的品鑑傳統息息相關。在擁擠的人潮中，有幸觀賞京都金地院所藏極富盛名的宋徽宗〈秋景、冬景山水〉與胡直夫〈夏景山水〉，甚是難得。前者更特別讓人有不虛此行之感，因為畫上的雙鶴與雙猿，皆無法在圖版上觀察到，即使站在畫作前，也不容易觀察到。要不是多虧了作品說明的提醒、與身旁觀眾的驚呼讚嘆，讓我不死心地猛力透過短焦鏡搜尋，不然很可能就錯過這些最精微迷人的細節。在展覽中也看到了京都大德寺藏牧谿〈觀音、猿、鶴〉三軸、梁楷〈出山釋迦、雪景山水圖〉、傳南宋閻次平〈秋野牧牛圖〉，慕名多年，終於得見，真得三生有幸之感。其他的日本美術亦精品輩出，如長谷川等伯的〈松林圖屏風〉，迷濛蒼渺，墨韻天成，確是精彩。

然觀展時人群雜沓，畫作前常圍了三、四重人牆，必須以打游擊的奮戰精神在夾縫間欣賞作品。據說截至參觀當日，人數已破四十萬之譜，並已創下有史以來最轟動的紀錄。國寶展吸引眾人目光，卻也犧牲了觀展品質，造就了走馬看花的看展習慣，長久下來，不見得是好事。京博這次的國寶展乃是為了慶祝其建館 120 年才有的空前盛會，相信不會是常態。

展廳內禁止拍照，故無任何展場內部的圖像記錄，但有展覽圖錄出版。



展館內排隊入場的人龍



從展館內看展館外的排隊人龍

11月13日

參觀奈良國立博物館「第 69 回正倉院展」。本日為星期一，星期一通常為日本博物館的休館日。然奈良國立博物館一年只舉辦一次「正倉院展」，為讓觀眾有更多機會觀展，在正倉院展的展期間星期一亦不休館，日日開放，故安排於本日赴奈良觀展。雖也是國寶展，但因正倉院藏品本身具有皇室獻納御物的重要脈絡，故其國寶展規劃的單元較具敘事性，以天皇的獻納為開始，旁及展品原來的製作與使用脈絡。動線則以展櫃上的標號表示參觀順序，不僅使觀眾不致遺漏展品，亦可保有展覽敘事的完整性。在順序的規劃上，則以獨立櫃為先、壁櫃為次。展覽說明共有四種語言，日、英文的字體較大，中、韓文的字體較小。獨立櫃的展覽說明多貼得較高，即使櫃旁觀眾群集，較外圍的人仍可閱讀相關資訊，非常貼心，值得借鏡。展出幾件唐代樂器如箜篌、玉尺（笛），現場並播放幾十年前由正倉院樂師以展出的玉尺所吹奏的音階，饒富趣味。展廳內禁止拍照，故無任何展場內部的圖像記錄，然歷年正倉院展皆有圖錄出版。該館文創產品尤為精美，是此行所見日本博物館之冠，且取價甚廉。本院的文創商品若能有此品質、定價，定較符合本院所欲樹立的形象。配合正倉院藏品展出，正倉的外觀也開放免費參觀，遊人前往東大寺方向，進入其院區即可找到參觀地點。



碧地金銀繪箱
Image 9 of 22 | ▶ PLAY

CLOSE (X)



碧地金銀繪箱 蓋表
Image 10 of 22 | ▶ PLAY

CLOSE (X)

展場中的銘心絕品：〈碧地金銀繪箱〉（網路截圖）

http://www.narahaku.go.jp/exhibition/2017toku/shosoin/2017shosoin_index.html)



奈良國立博物館外觀



正倉院外觀



正倉院外的告示亭裡，展示著修復時所發現的舊構件

11月14日

參觀神戶市博物館「ボストン美術館の至宝展：東西の名品、珠玉のコレクション（波士頓美術館的至寶展——東西方的名品、收藏中的傑作）」。這個來自波士頓美術館的展覽，自今年七月起在東京、神戶、名古屋三地巡展。此行躬逢盛會，很是難得。展覽中最值得注目的是波士頓美術館收藏中國繪畫名品宋徽宗〈五色鸚鵡圖〉、陳容〈九龍圖卷〉、夏珪的〈風雨舟行〉、馬遠〈柳岸遠山〉，以及周季常所繪〈五百羅漢圖〉中最有名的兩件「施財貧者」、「觀舍利光」二軸。這些畫作都放置在為展覽特別製作的展櫃裡，其設計可讓觀眾近距離觀賞，是其優點。在展覽單元的設計上，雖以國別（埃及、中國、日本、法國、美國）、材質（版畫、攝影）、或時段（當代）為劃分，實各個單元皆輔以促成波士頓美術館可觀藏品的捐贈者介紹，觀者仿若透過這些捐贈人的眼，見證著波士頓美術館收藏的建立。日本美術方面，展出十八世紀著名畫家英一蝶所繪〈涅槃圖〉，並同時展出該作修復的紀錄短片，很有意義。結尾展出當代

日本知名藝術家村上隆之作，想來是刻意挑選，讓日本觀眾感到連結的作品。

觀展作筆記時，忽被館員制止，告知應用鉛筆，並取出鉛筆給我使用。原來日本博物館規定展場內作筆記皆應使用鉛筆。前幾日觀展皆以原子筆作筆記，無人發現，想必是因為展廳過於擁擠，致使館員有照顧未暇之處。本院一些觀展的規定，想必亦在人山人海的觀眾裡被漠視，令人心驚。一味追求參觀人數創紀錄絕非博物館之福；擁有三三兩兩、但絡繹不絕、仔細觀看的觀眾流，才能確保良好的觀看品質，亦可告慰博物館從業人員的用心。展廳內禁止拍照，故無任何展場內部的圖像記錄，該展有出版圖錄。



神戶市博物館外觀，戶外帆布皆是此特展的展品



英一蝶〈涅槃圖〉與修理過程照片（網路截圖 <http://boston2017-18.jp/point/point3.html>）



村上龍作品〈If the Double

Helix Wakes Up...〉(網路截圖 <http://boston2017-18.jp/point/point7.html>)

11月15日

參訪京都國立博物館「開館 120 周年紀念特別展覽會：國寶」特展第四期展覽。國寶展的規模浩大，為求其備，各地文物多擠出檔期配合（日本國寶級文物一年只能展出六周，約同本院的 40 天），所以在短短不到二個月的展期裡，又分了四個小檔期。此行正好趕上三、四檔換檔的時機，故在本日安排在度參訪京都國立博物館，並與該館主任研究員吳孟晉先生晤面。吳先生是本次國寶展的籌辦人之一，非常忙碌，會面完後不久又與私人藏家有約，勉強抽空會面，令人感動。他對本院十七世紀展覽表示支持，待的借展清單較明朗時，可再進一步細談。而第四期展出的中國畫作有鼎鼎大名的南宋肖像畫〈無準師範像、與無款〈宮女圖〉，皆極精之品，倒是京都清涼寺傳北宋時期的〈十六羅漢〉，後世補筆添色甚多，難窺原貌。

觀展時，居然巧遇板倉聖哲教授。因為觀展人潮愈來愈多，無法舒適看展，他將轉往泉屋博古館參觀「木島櫻谷誕生 140 周年特別展—近代動物畫の冒險」特展。他以為，將來本院若有向泉屋博古館借展的需要，先去拜見其本館的相關人員尤為重要。回想過去日本博物館（包括東京國立博物館在內）與本院接洽借展的情況，都是來台灣好幾次，或討論、或只是致意，禮數甚為周到。行前雖亦想先與泉屋博古館掌理中國書畫的実方葉子女士約時間晤面，然因對方實值木島櫻谷大展開展不久，各地邀約訪談均多，勻不出時間，只好作罷。現下板倉先生既然要到泉屋博古館去，應可隨其前往，如果実方女士正好在館內，也好先向其致意，遂與之一同前往。很幸運的，碰上了実方女士，也向其表達對該館遺民書畫家作品的戀慕，並懇請其支持本院日後向

該館借展的可能。

而該館正在展出的則是明治、昭和時期京都畫家木島櫻谷的紀念特展。該畫家重視寫生的功夫，其畫作直讓人聯想到嶺南派的作品。雖然嶺南派二高一陳畫風與日本京都畫壇的關係，學者早有討論（如京都國立博物館前中國書畫部主任西上實先生），然親眼目睹畫風的相似性仍甚感驚訝。現場展出木島生前所用的速寫冊，其中有幾頁黏貼老鷹的真羽毛以便臨習，可見其用功。木島亦提供稿本給當時日本大量出口的擬真繡品實業，這是個人以往所未曾注意的面向，很有開眼界之感。

最後又到了京都茶道資料館參觀「佛教儀禮と茶—仙藥からはじまった」（佛教儀禮與茶—從仙藥開始）。展出大德寺〈五百羅漢圖〉中與茶道相關的兩軸，內中有茶具、茶碾、天目盞（盞托）等器具。展覽亦言及修持北斗星法與茶道的關係，相當有意思。惜所參觀的展覽，皆禁止於展廳內部拍照，故無任何展場內部的圖像記錄。然皆有出版展覽圖錄。



本院藏高奇峰〈畫猿〉



木島櫻谷〈獅子圖〉（網路截圖

<https://www.sen-oku.or.jp/kyoto/program/index.html>）



重要文化財 五百羅漢圖 左:喫茶(後期) 右:羅漢供(前期)
大徳寺蔵(画像提供:奈良国立博物館 撮影:森村欣司)

(網路截圖 <http://www.urasenke.or.jp/textc/gallery/tenji/backnumber/tenjih29-3/tenji.html>)

11月16日

這是在關西活動的最後一天，這幾日以大阪為根據地往來京都、奈良、神戶等地，終於可以看看本地的博物館，故參觀大阪市立美術館的常設展。所展出的中國書畫作品以阿部房次郎收藏為主。展出赫赫有名的燕文貴〈江山樓觀圖〉、1134年款米友仁〈遠岫晴雲〉，亦有十七世紀畫家龔賢、楊文驄、顧大申等人之作。展品說明寫得很有深度，如展出的宋徽宗〈晴麓橫雲〉，就指涉到本院所藏、現正展出的宋徽宗〈溪山秋色〉圖。雖是常設展，亦極為認真。展廳內禁止拍照，故無任何展場內部的圖像記錄。

本日下午搭新幹線離開大阪，晚上抵達福岡。



大阪市立美術館外觀

11月17日

參訪九州國立博物館「大航海時代の日本美術（大航海時代的日本美術）」，並在觀展前與「大航海時代の日本美術」策展人鷲頭桂女士、畑靖紀博士交換策展心得。據策展人表示，「文化交流」這類題材一直是該館的研究重心，然真正有展覽的想法，則是之前本院「神品至寶」展至九州國立博物館展出時，本院文獻處處長所給的靈感。該展覽以安土桃山時期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三雄不同的對外政策與態度作為展覽的敘事主軸，展示這三個時期日本重要的藝術發展、審美好尚、與對外交往來的實物遺跡。展覽中不諱言日本對唐物的迷戀，卻更強調在頻繁的對外交流過程中，日本如何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文化特色與審美意趣，甚而影響其他地區的藝術製作。展覽作品來自日本各博物館、寺院、圖書館與私人收藏，將國寶級名作與日用器物並陳，有長谷川等伯的〈松林圖屏風〉、描繪西洋人的南蠻屏風、媽祖像、沈船桅杆塑像等，而以敘事脈絡聯繫，與京都的國寶展精品式的展覽概念大異其趣。在敘事脈絡的串連下，展品間相互呼應，更為有趣。最後一單元「屏風的軌跡」，討論日文的屏風（Byōbu），如何成為外文中的「biombo」，並展示了向葡萄牙與墨西哥兩地博物館所商借的三件屏風。屏風的內容雖以聖經故事為題材，然其框界畫面的金箔元素、各屏間的接合方式，卻是不折不扣的日本式。這些屏風並非日本外銷之物，亦非日本流寓外地的匠人所為，而是日本境外、非日本籍的匠人模仿日本屏風形式的創作。展覽透過日本屏風在海外的仿製，說明日本藝術在十七世紀對全球藝術製作的影響力，進一步凸顯日本文化的主體性。展覽以耳熟能詳的歷史人物、故事為開端，讓熟習本國史的日人有所共鳴，在這些眾所周知的參照中，穿插研究上新發掘的文獻與實物資料，輔以同時代的國寶級藝術名作，使得整個展覽氣勢磅礴，雅俗共賞，無怪乎獲得日本學界與博物館界的一致好評。參觀人潮雖未如京都國立博物館多，卻也絡繹不絕；人人都仔細觀看，深為展覽的敘事所吸引。是個很有啟發性的展覽。



九州國立博物館外觀



「大航海世代の日本美術」展巨型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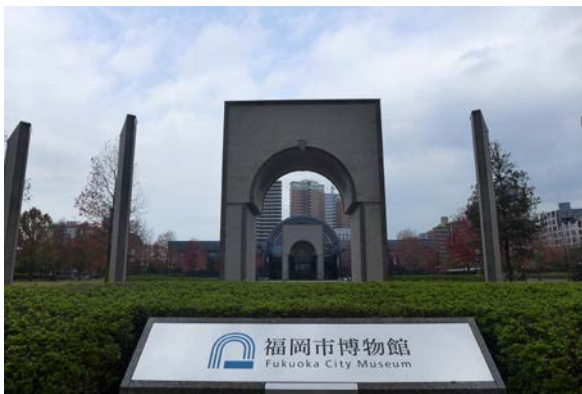


以福岡特有民物「山笠」懸掛展覽帆布

11月18日

趁搭機返台前的空檔，參觀福岡市博物館。該館為市級博物館，為市民休閒的文化去處，到訪時大廳還有絃樂演奏，吸引民眾圍觀；然並無擁擠人潮，觀展環境甚為舒適。在京都國立博物館「國寶展」造成排隊熱潮的「漢委奴國王」金印，現已回到館中，只供我一人享受，可見「國寶」亦有其所遇。博物館的常設展分為兩區，一區則由四個小展覽室組成，各有一小主題，展示該博物館的館藏；館藏多由昔日福岡藩藩主黑田家捐贈。另一區則是以金印為號召，利用實物、複製品、或模擬場景，介紹福岡一地自舊石器時代至現代的歷史、文化、與習俗。此展對其鎮館之寶「金印」著墨尤多，舉凡材質、重量、使用場合、發現史等等，都有扼要完備的解說。現場更有模型讓觀眾體驗金印的重量與蓋印的感覺。學者以為金印原是彌封時用的封泥印，故現場放了一片薄薄的黏土，讓觀眾試試。除此之外，還陳設了考古現場的等比例縮小

模型，並有說明牌介紹如何到該文化遺址去。至於福岡、博多、筑前、太宰府等地名如何而來、彼此間的關係為何，也能在這福岡都市簡史展裡找到具體的答案。展覽最末尾展示博多祇園山笠，以福岡人的日常與風俗作結，連結到現代人的生活。該展將福岡視為日本通往世界之門戶，讓地方史不再只是史事發生的時代序列，而賦予它一個重要的敘事核心。相信在這樣的視角下，定能激發在地人對於家鄉的認同感。以此觀之，該館可說是相當稱職的扮演好市級博物館作為凝聚市民向心力、提供市民文化休閒場所的角色，值得國內同級博物館借鏡。



福岡市博物館外觀



在大廳舉行的弦樂音樂會



體驗金印重量（右）與壓印（左）



展示金印的研究史



博多祇園山笠

參、心得：

此行至日本考察十七世紀中國書畫相關展覽活動與相關藏品，並拜會相關博物館人員，對於日後規劃本院的十七世紀展覽，獲益良多。此次亦因緣際會地躬逢京都國立博物館與奈良國立博物館舉辦日本的國寶展，亦可作為日後辦理國寶展的參考。日本博物館預期有熱情民眾前來參觀國寶展，故說明文字多以玻璃透貼的形式貼在高處，使排在後排的觀眾可以先閱讀作品說明，甚為貼心。而過去日本博物館展覽的總說明多只有日、英二種語言，這次在幾個國立博物館裡，則多了中、韓文，增為四種語言。許多重要展件的作品說明亦以四種文字並陳，而以日、英文字體為大，中、韓文字體較小，以方便這幾個不同國家的觀眾閱讀。可見中國、韓國觀眾在日本國立博物館參觀結構上應占有日漸重要的比例。如果同樣的現象亦可見於本院，或許在經費許可、也有品質不錯之日、韓文翻譯的情況下，可以試著跟進。在展陳設計上，因日本文物中有許多大型屏風畫，展示時多在玻璃櫃裡搭一台座，架高展出，顯得氣勢非凡。本處亦有幾件屏風畫，如原本展櫃的櫃體夠高，或可考慮這樣的展陳方式。然而，某些日本博物館特展採用由左至右的觀展動線，遇到手卷畫時便產生觀畫順序的問題。他們雖不在意，我們則應當避免；尤其國內觀眾對傳統書畫的欣賞方式並不熟悉，不宜再混淆他們的認知。特展現場都不能拍照，展品清單雖然於網路有公告，在現場亦提供紙本供觀眾拿取，有日文版、英文版，作筆記很方便。若無這份清單，要記得

自己一天內看了什麼，十分困難。而日本國家級博物館、市級博物館等，都恰如其分的扮演其專業角色；國家博物館不嫌自己曲高和寡，市級博物館也不妄自菲薄，兢兢業業地精進其專業，帶給觀眾深度而精緻的文化饗宴，這點最令人感動。

肆、建議：

- 一、應持續鼓勵第一線的研究人員多方考察交流：與日本策展人交流時，發現他們不只是呆坐在辦公室裡處理交辦事項，而較具自主性，常四處跑來跑去看展覽、找資料、與同業交流展覽與收藏的訊息。而此次赴日之行，眼界開拓，深感多方交流對博物館研究人員的重要性。盼日後能持續鼓勵第一線研究人員至四方考察交流，包括國內的展覽、及相關的學術研討會等，皆應鼓勵大家前往。
- 二、應倡導觀眾使用短焦鏡觀看書畫作品：在參觀日本國寶展時，發現許多日本民眾都自行攜帶短焦鏡，可見他們很清楚唯有透過短焦鏡，方能清楚地欣賞到作品的好處。日本國立博物館的賣店亦有販售基本款的短焦鏡，方便那些忘了攜帶短焦鏡的觀眾購買。因為文物保存的緣故，博物館在展示紙絹類材質時，燈光照度需調得較低，往往有物件近在咫尺，仍看不清其花紋質地的情形。而傳統書畫作品的鑑賞要點在精微的筆墨，並非遠觀即能得見的強烈視覺效果。在博物館昏暗的燈光下，如無短焦鏡的輔助，筆墨都只是糊成一團；人們只知眼前是國寶，卻看不到國寶的好處，遑論美感經驗的累積，相當可惜。是故在現代博物館的環境下，書畫鑑賞初學者之第一要務，應是配備一副短焦鏡，以便在博物館的環境下觀賞書畫。本院的禮品店主要販售文創商品，如果也有一區陳售基本款的短焦鏡。可想而知，這一定會是商品，但透過其販售，可以配應宣傳傳統重視筆墨的鑑賞觀，進一步引導觀者花時間好好看作品，應該很有意義。現代博物館似乎已淪為提供觀眾拍照背景之處，與名作拍照、證明自己到此一遊，變得比欣賞名作本身更為重要，觀眾不是到博物館學習、接受新的視覺刺激，而是到博物館來消費、且只消費自己想要的那一部分，這是開放展場內攝影隨之而來的惡。國外一些博物館已經意識到這些問題，如希臘 Delphi 的考古博物館的攝影規定，除了不能開閃光燈之外，還包括不可以與文物合影這一項，就是在抵抗這種只顧著展示自我、把文物當背景的俗風。或許可以藉著短焦鏡的販賣，宣導「觀看」的重要。甚而可

以鼓勵、或與國內光學廠商合作，生產品質媲美（甚至超越）德製、日製品牌的故宮短焦鏡，透過故宮所掀起的鑑賞文化復興運動，進一步帶動國內產業。

三、應努力讓故宮文物成為國民集體記憶的一部分：在京博國寶展所看到的「金印」熱潮，讓人深思何以一件「非藝術品」，能讓人產生非得親眼目睹不可的熱情。藝術品的 *aura* 何以產生，一直是費解的難題。常常聽到外國友人百思不得其解，何以翠玉白菜與肉形石會是本院的國寶、會吸引這麼多人觀看？或許是因為長年的媒體造勢、旅遊書上的露出，造就了這兩件作品的聲譽。如有更多文物可以成為國民集體記憶的一部份、成為國民好樂、與自信的來源，而非個人選擇下的小眾文化，相信更能吸引國內觀眾參觀。